

偶像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 059 6137 9

偶 像

张恨水 著



6000017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 新登字 2 号

偶 像

张恨水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55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

ISBN 7—5378—0791—4

I·769 定价: 5.20元

目 录

第一章	艺术与战争.....	1
第二章	老牌艺术家的脾气.....	9
第三章	师道尊严法相庄严.....	17
第四章	孰能遣此?	24
第五章	天人交战.....	33
第六章	失了灵魂吗?	41
第七章	认定了错路走.....	51
第八章	一切不知所云.....	61
第九章	就算合作了.....	71
第十章	甜的辛苦.....	82
第十一章	为了什么折腰?	94
第十二章	众生相.....	105
第十三章	自我牺牲.....	115
第十四章	一切顺利.....	126
第十五章	割须弃袍.....	138
第十六章	正期待着.....	151
第十七章	两幕喜剧.....	164
第十八章	你真勇敢.....	176
第十九章	爱情与钱.....	186
第二十章	???	197
第二十一章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209
第二十二章	完了?	219
第二十三章	活死人.....	230
第二十四章	各有因缘莫羡人.....	242

第一章 艺术与战争

疏建区的房子，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一种形式。屋顶带些西洋味，分着四向，不是砖，不是瓦，更不会是铅皮，乃是就地取材的谷草。黄土筑的墙，用沙灰粉饰得光滑如漆，开着洞口的大窗眼。窗格扇外层是百页式，木板不缺。里层大四方木格子，没有玻璃嵌着，却是糊的白纸。屋外也有一带走廊，没剥皮的树干，支着短短栏干。栏干外的芭蕉，是那样肥大而肯长成。屋子还是新的，一列六七棵芭蕉，都有两丈多高，每片叶子，都不小于一扇房门，因之这绿油油的颜色，映着屋子里也是阴暗的。屋子里的陈设，简陋而又摩登，那正与这屋子一样，靠窗户有一张立体式的写字台，但没有上漆，也没有抽屉。主人翁的一幅半旧的白布，遮盖了这木料的粗糙的本色。桌上有个大白瓦盘子，盛着红滴滴的橘子与黄澄澄的佛手柑，配着一个椭圆的白皮萝卜，还带了一些绿色的茎叶，叶下正有一圈红皮。桌子角上放了一只三叉的小柳树兜，上面架着钵大的南瓜。那瓜铜色而带些翠纹，颇有点古色斑斓。一个尺来高的瓦瓶子，在这两种陈设之间，里面插了二枝野菊花，又一枝鲜红的野刺珊瑚子。这些田沟山坡上的玩意，平常满眼皆是，不经人留意，于今放在这四周粉墙的白布桌子上，便觉得有些诗情画意。这屋靠左边墙下，有一个竹子书架，虽是每格将书本列得整齐，其实

并没有百十本书。所以最上一层，又是一个小瓶子插了一丛野花，一只水盂，里面浸了一块圆木，木上放出两箭青葱的嫩芽。另有一个淡黄色的瓷碟子，蓄了一圈齐齐密密的麦芽。但右手一桌一书架，却陈设得十分富足，那里有大大小小几十尊泥人。这泥人有全身的，有半身的，也有只雕塑着一颗人头的。这其中有个二尺高的全身像，是个中国式的绅士模样。留着短发的圆头，下面是个长方面孔。高高的鼻子，下面垂着一部长可及胸的浓厚胡子。身穿了长袍，外罩了马褂。在长衣下面，还露了一对双梁头的鞋子。这一切，表示着这个相貌，是代表古老一派人物的，否则也不这样道貌岸然。这是雕刻家丁古云的作品，而这个偶像，就是他拿了自己的相片，塑捏的自己。丁先生在艺术界，有悠久的历史，是个有身份的智识分子。他爱艺术，爱名誉，更爱祖国。所以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由华北而香港，由香港而武汉，终于来到这大后方的重庆。丁先生由东南角转到这西南角来的时候，也没有计划到他艺术的本身上去。他早就想到，在对付飞机与坦克车的战场上，那里不需要一尊偶像。而在后方讲统制货物，增加生产的所在，也不需要大艺术家在这里讲雕刻学。可是他想着，他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艺术家。艺术家自然是智识分子。是中国人，便当抗战。是中国智识分子，更当抗战。这大前提是不错的，问题是怎样去抗战呢？无论自己已过四十五岁，已无当兵资格，便算是个壮丁，而根本手无缚鸡之力，也不能当兵。所以谈抗战，是要在冲锋陷阵以外去想办法的。那么，既不必冲锋陷阵，在前方便无法去发展能力，还是随了政府到四川去。到了四川，再找一样自己可尽力的工作去做，多少总可以对抗战有所贡

献。这样决定着，就到了四川。在一路舟车旅行之间，虽然也偶一想到入川以后的生活问题，但是自己早已下了决心，将生活水准放低，只须每日混两顿饭，于愿已足。这还有什么办不到的吗？譬喻到后方总有中小学，中小学里去当个教员也不就解决生活了吗！他在华北上海武汉经过，知道得前方人民，是过着一种什么生活，他就打算着过那极艰苦的生活。谁知到了四川以后，他发现着自己有点过虑。首先自然是住在旅馆里，后来慢慢的将朋友访着了，依次的和朋友交换意见，也就感觉出来，生活不至于十分严重。先是托朋友介绍，在各种会里，当几名委员。有的是光有名义的，有的也能支给伙马费，而且在机关里作事的朋友，又设法给予一个名义，几处凑合起来，也有二百元上下的收入，那时生活程度很低，旅馆论月住，不过是四五十元的开支。两顿饭是在小饭馆里吃，倒很自由，爱在哪里吃就在哪里吃。而且还可以尽量的省俭，甚至不到一块钱可以吃饱了。所以二百元的收入，除吃喝住旅馆之外，还可以看看电影，买几本杂志看。只是有件事感到苦闷的，便是这样混着将近一年，前方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后方也不需要任何一种雕刻，自己的正当本领，无法表现，也无事可做。而饮食起居太自由了，又觉着这生活无轨道可循，成了个无主的游魂。就公事上说，抗战两三年了，作为知识分子，可以不作一点工作吗？就私事上说，终年不作事，过于无聊。自己曾好几次奋励起来，打算用黄土和石灰磨研细了，作一种塑像的材料。极力的教这种作品与抗战有关，雕塑抗战名将的肖像。并且雕塑些抗战故事，作教育用品。这个计划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想了起来，自己很觉是个办法。可是随着来，又有两个困难问题。

第一是住在旅馆里，小小的一间屋子，根本无法安排雕塑工作。第二点，自己的作品，向来价格很高，平常和人塑一尊石膏像，可以要到千元以上。教育用品，要大量的产生，要低价卖出，虽说为抗战不惜牺牲，可是怕引起人家的误会，以为丁古云不过是个无聊作泥像的匠人，那就影响到自己的立场了。他有了这一个转念，便停止了新的计划。这样就是好几个月，物价颇有点上涨，原来的收入，有些不易维持生活。而在重庆市上过着相类似生活的朋友，也都纷纷有了固定的职业，自己想，抗战还有着长期的年月，这样游移不定，实在不是办法，也当找个固定职业才好。有了这个意思，自不免向可以找工作的地方去寻找机会。他到底是艺术界有名的人，有关方面想到他的艺术，尽管与抗战无关，而究竟是国家一个文化种子，为了替国家传扬文化起见，便是暂时用不着这一个人，也当维持他的正常生活。并且让他继续他的研究，留他在国家平定以后，再来发挥。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一位教育界的权威莫先生便定了时间，约着丁古云去谈话。丁古云生活在艺术圈子里，本就不曾去多方求教人，所以对于有关方面，常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这时接到请约谈话的通知，为了找职业，不能不去。而又想着，当了教书匠二三十年，也不能成了一种召之便来，挥之便去的人物，所以他虽是照着约会的钟点去，可是到了莫先生家里，在传达房里递过名片，就到普通会客室里去候着，并不如其他人物，先去见莫先生的左右，也不按下什么敲门砖。莫先生在他会过一群要钱要事问安上条呈的来宾之后，才着听差，将丁古云约到他屋子里去。他一见面之后，就觉丁先生颇有点不同凡响。他大袖郎当的高大的个儿，一件青布马

褂套着蓝布夹袍子。脸上带着沉郁的颜色。将一部连鬓的长黑胡子，垂到胸前，完全是种老先生的姿态。莫先生是诸葛亮在五丈原一般的人物，食少事烦，计画勤劳，身体是瘦小而衰弱。虽然不养一根胡须，可是头发稀疏全白。站起身来，半弯着腰，老相毕露。和丁古云一比，便很有点分别了。他伸出右手五个指尖，和丁古云握了一握，然后伸手作个招呼的姿势，请他在客位上坐。这丁古云和莫先生的教育主张，向来有点柄凿不入，今天虽为衣食而来屈尊就驾，可是“瞧不起你”那一点意思，根本不能剔除，所以在谦逊之中，依然带了几分倨傲，大模大样的在客位上坐下。莫先生在他主位上坐着，展开他书桌上放的一叠会客表格，看了两行，然后向丁古云道：“丁先生的艺术，我久仰得很。”丁古云淡笑道：“自己人说话，用不着客气，研究艺术的人，都要讨饭了。哪里还敢要人仰慕？”莫先生也许是每日会客太多，无从知道每个来宾的身份。也许满脑筋里被政治哲学装满了，没有一点空隙来装艺术，所以对艺术家的一切，很是隔膜。说了两句话，将手慢慢抚摸面前的表格，又去看看表上所填的字句。这是他左右早已把丁古云履历及来意，已填好了一张，所以他听到了先生第一句话就是牢骚语，有些莫名其妙，赶快又翻了一翻表格。但这会客的表格，每人只有一张，无论左右填得怎样详细，不会把来人有某种牢骚预先推测了出来。因之莫先生在无所得的情形下，强笑着向他道：“在军事第一的条件下，当然关于非军事的，都得放在一边。”丁古云手摸了胸前的长胡子，正色道：“不然。抗战期间，军事第一是当然的，但是有个第一，就有个第二第三，以至第几十，第几百，决不能说第一之外，无第几，果然第一之外无第几，

这第一也就无从算起了。而且严格的说，某一国的文化，就与某一国对外的战事有关。艺术也是文化之一，未见得就与抗战无关。若以为可以放到一边去的话，却多少当考量考量。许多艺术，是不能像故宫博物院的骨董，可以暂时藏到山洞里去的。抗战以后，骨董搬出洞来还是骨董。有若干艺术，是要活人来推动的。若是停止若干时候，这运动恐怕要脱节。等到抗战以后，骨董回到故宫博物院，我们再来谈艺术时，那么，古云敢断言，有些艺术，不但会没有进步，就是想保持到骨董一样，原封不动，那已很困难。”这位莫先生，最爱听人家谈理论。丁古云这一段话，他倒是听得很入味，因点头道：“兄弟所说放到一边，也非完全不管之意。不过放在中间而已。我们现在谈的是抗战建国，就建国一方面而言，当然也包括了文化在内。就兄弟平素主张而论，至少对于培养文化种子，以为将来发展文化一层，未曾放松。”他说这话时，不免向丁古云望着。见他只管用手理那长胡子，瞪了一只眼，挺直了腰干，颇有些凛凛不可犯之势。莫先生所见念书教书的多了，尽管闻名已久，等着到了见面之时，也和官场中下属见上司一样，很是有礼貌，一问一点头，一答一个是，向来很少见到他这样泰然相对，毫不在乎的。便微笑道：“中国是礼义之邦，虽然在和敌人作生死斗争，但为了百年大计着想，我们当然不会忘了文化，也就不会忘了艺术。丁先先是艺术大家，正希望丁先生传播艺术的种子。我想，不但关于丁先生个人的生计，应当设法，而且关于艺术教育方面，少不得还要由大家来商量个发展计策。这件事，我们正注意中。严子庄先生，想丁先生是认得的，可以去和子庄谈谈。”古云知道，莫先生不会作了比这再肯定的允诺，

便告辞了。他这样走了，自觉没有多大的收获，但是在莫先生一方面，有了极好的印象。他觉得议会上对艺术家的批评，一贯都是认为浪漫不羁的。可是这位丁先生，道貌岸然，在自己提倡德育的今天，这种人倒可以借用借用，以资号召。否则大家同吃教育饭，这种人不为己用，也不当失之交臂。这样想着，他就通知了所说的那位严子庄先生，和丁古云保持接触。这位严先生是法国留学生，专习西洋书，其曾出入沙龙，那是不必说。但他回国以后，却早已从事政治，所以抗战军兴，他并没有遭受其他艺术家那种惨酷的境遇。只是为了和莫先生合作的原故，有关于艺术的举动，还是出来主持，因之艺术界的人物，都和他往来。在丁莫谈话之后，严子庄就去看望了丁古云两次。因为法国人谈的那套艺术理论，和丁古云谈的希腊罗马文化，相当的接近，两人也相当谈得来。两个月内，便组织了一个战时艺术研究会，除了在大后方的各位艺术家都被请为会员，会员之外，又有一批驻会的常务委员，这常务委员，是按月支着伏马费的，大概可以维持个人的生活。丁古云便被聘为常务委员之一。因为艺术是要一种安静的环境去研究的，所以这会址就设在离城三十里外一个疏建区里。又为了大家研究起见，距会所不远，还建了一片半中半西的草房，当为会员寄宿舍。丁古云在重庆城里，让那游击式的生活，困扰得实在不堪，于今能移到来，换一个环境，自是十分愿意。便毫无条件的接受了这种聘请，搬到寄宿舍来住。在寄宿舍里的会员，有画家，有金石家，有音乐家，有戏剧家。而雕刻家却只有丁古云一位。大家因为他虽只略略年长几岁，究竟长了那一部长胡子。言行方面，都可为同人表率。隐隐之中就公认他为这寄宿舍

里的首领，对他特别优待，除了他有一个卧室而外，又有一间工作室。这一带寄宿舍，建筑在竹木扶疏的山麓下，远远的是山峦包围着。寄宿舍面前，正好有一湾流水，几顷稻田，山水不必十分好，总算接近了大自然。丁古云到了这里，有饭吃，有事做，而且还可以赏鉴风景，精神上就比较的舒服。在开过一次大会，两次常会之后，大家便得了一个唯一的工作标的，就是一方面怎样使艺术与抗战有关。一方面继续研究艺术，以资发杨，免得艺术的进展脱了节。他自然也就这样的作去。只是在这寄宿舍里，艺术家虽多，而研究雕刻的就是自己一个。若要谈到更专门一点的理论，还是找不着同志。而为了达到会场议决下来的任务起见，又必须赶出一批作品来，拿去参加一种义卖。这便由自己出了几个题目，细心研究着下手。题目都是反映着时代的，如哨兵，负米者，俘虏，运输商人，肉搏等等，都很具体，脑筋一运用，就有轮廓在想象中存在。但如苦闷者，灯下回忆，艺术与抗战，便太抽象，这题目不易塑出作品来，尤其是最后一个题目太大。要运用缩沧海于一粟的手腕，才能表现出来，未免有点棘手。但有了这个困难题目，他倒可以解除苦闷与无聊。打开工作室的窗子，望了面前的水田，远远的山，公路上跑过去的卡车，半空里偶然飞过的邮航机，都让他发生一种不可联系，而又必须联系的感想。他端坐在一把藤椅上，在长胡子缝里衔着一枚烟斗，便默默的去想着一切与战事，也就是艺术与战争。甚至他想到，要他这样去想，也无非产生在艺术与战争这个题目里呢。

第二章 老牌艺术家的脾气

这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在四川的雾季里，很是难得。蔚蓝的天空，浮着几片古铜色的云朵，太阳就被这云朵遮掩了，茅屋前便撒下了昏昏然的阳光。丁古云对这片昏昏的阳光出神，正像那战神之翼挡住了维纳斯的面孔。艺术与战事，便是如此一种情调。他想着想着，口里衔着烟斗，半晌喷出一阵烟来。那烟雾由烟斗里陆续上升，在丁古云的视线上空气里打着圈圈。等那烟雾继续上升，以至于不见，他又再喷上一口烟出来，继续着这个玩意。他这样做，好像是说艺术与战争的答案，就在这个烟管里面，所以他只管看了下去。他身后有人轻轻笑道：“丁先生只管出神，想着你的夫人吧？”丁古云回头看时，乃是同住在这寄宿舍里的画家王美今。他穿了一套随带入川的西服，头发正像自己吐的烟雾，卷着圈儿向上拥着。不能断定他今天是否洗了脸，脸上黄黄的带些灰尘。他的西服上身，是罩在毛纯褂上，没有衬衫，自也不见领子。因笑道：“老弟台，我有什么夫人？她在天津英租界上住着，我想会比我安适得多吧？只是你弄得这不衫不履的样子很需要太太在身前帮忙。”王美今将赤脚踏着的木板鞋，抬起来给丁古云看，笑道：“我这样弄惯了，也无所谓。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这并不影响到我们艺术家的身分吧？”丁古云道：“正当的看法，在这抗战期间，究竟以独身主义为便利，家眷能放下，就放下。还有些人，因未曾带着入川，又重新

找个太太，这大可不必。”王美今在旁边椅子上坐了，两脚直着伸了个懒腰。笑道：“这有个名堂，叫做伪组织。”丁古云喷了一口烟，摇摇头道：“不会伪，是一个累赘。将来，战事结束，法院里的民事官司有得打，产业的变换与婚姻的纠葛，这几年来，前后方知道发生多少。若都像我这胡子长的人，家中又无一寸之田，一椽之瓦，这可为将来的司法官减去不少麻烦。”王美今道：“老先生，你有所不知。人在苦闷中，实在也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说句良心的话，说到战时男女问题，毋宁说我是同情于那些临时组织的。”丁古云站起来，将烟斗指了他，笑着骂道：“岂有此理，精神上的安慰，可以放在女人问题上的吗？太侮辱女人了。像田艺夫兄那种行为，那并非找安慰，乃是找麻醉。抗战时代的中国男子，不问他是干什么职业的，麻醉是绝对不许许可的。”王美今道：“这话诚然。不过艺夫这一个罗曼斯有些可以原谅的地方。”丁古云摇摇头道：“在这个日子谈恋爱，总有点不识时务。”王美今见他板了面孔，长胡子飘飘然撒在胸前，人家这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却不便驳斥。只得转了话锋道：“丁先生，你今天老早便坐在这里若有所思，一定有什么事在想着吧。”丁古云坐下来，缓缓的吸着烟道：“我自己出了几个题目来考自己，我要另作几个新作品。而最难的一个题目，就是艺术与战争。这个题目是很抽象的，我还没有抓住要点，当用一个什么作品来象征他。你能贡献我一点意见吗？”王美今摇摇头道：“不行。这几个月来脑子里空虚得很，什么概念也寻找不出来。”丁古云道：“但是我看到你天天在画。”王美今道：“我这是相应募捐运动，要画几张托人带到南洋去卖。为了容易出卖起见，我就想画得好一点。所以特地多多的画些。要在里

面挑出几张较好的来。我们画匠，除了画几张宣传品而外，只有这个办法能有利于抗战。”丁古云还没有答言，窗子外的芭蕉荫下有人插嘴道：“你能画宣传品，我呢？可能背上一张箏到街上去弹呢？那成了西洋式的叫化子了。我们除了开音乐会，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法子募捐。前几天我们同志出了一个新主意，说是，我们可以拿了乐器，到伤兵医院去慰劳伤兵。究竟这还是消极作用。而且我们玩的这套古乐，不入民间。伤兵医院的荣誉弟兄，他们多半是来自田间；我拿了一张箏去弹，纵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他也莫名其妙。”丁古云笑道：“记得我们在北平的时候，提起古筝大家陈东圃，谁人不知，若是要请陈先生表演一下，既要看人，还要看地点。于今却是送上门表演给人听，还怕人不肯听，这真是未免太惨。”说着话时，这位陈先生由芭蕉荫下走了过来。他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袍子，胸前还有个小小补钉。稀疏的长头发，正长着一层层的白毛。虽是他嘴上剃的精光，然而他面皮上先减去了那苍老的颜色。王美今看到他这样子，因笑道：“陈先生大抵也是无聊，秋冬冬初的日子，你会站到芭蕉林下乘凉。”陈东圃靠了窗户，向屋子里看看丁古云的作品。因叹口气道：“看起来是很惭愧的。我们年纪都比丁先生小，但是为艺术而努力，我们就没有一个赶得上。”王美今道：“最难得的，还是他没有一点嗜好，嫖赌吃穿之类，自是不必谈了，酒既不喝，纸烟也不必吸。”丁古云将手上的烟斗，抓着举了一举，因笑道：“这不是烟是什么？”王美今道：“吸这种国产烟，那就比吸纸烟便宜得多了。连吸这种老烟叶，也要说是一种嗜好，未免人生太苦。”丁古云道：“其实不吸这种纸烟，不但与人无损，而且有益。严格的说起

来，究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我也并不是自出娘胎就会吸烟的，直到于今，我还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当年学会了这种不良的习惯？我想爱好艺术者，他根本不必有什么嗜好。他的作品，就是他精神所寄托，艺术便是他的嗜好。而且也唯其如此，那艺术才能和入化为一个。”陈东圃点头道：“这话自是至理名言。但真作到这分地步，那便是艺术界的圣人了。”丁古云斜躺在椅子上坐着。口角里衔着烟斗，吸了两口，拖出烟斗来，手握烟斗，将烟嘴子连连指了两下鼻子尖，笑道：“我老了虽不及此，敢自负一句话，也相去不远了。”王美今忽然站了起来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某大学希望我们这会里去一个人，讲一点抗战时代的艺术。我们就想着，走了出去，貌不出众，话不惊人，不足为本会增光。还是请胡子长的人辛苦一趟吧。”丁古云将手抚了长胡子道：“我讲演有一点骂人，甚至连听讲人的人都会骂在内。”陈东圃笑道：“讲演若不骂人，那正像我们奏古乐的人，弹着那半天响一声的古筝，叮叮咚咚，让听的人闭着眼去想那滋味，那是不能叫座的。于今的学生最欢迎刺激的，刺激得适当，你就是当面骂了他，他也愿意听。也许他对人这样说，我让艺术圣人骂过一顿，还引以为荣呢。”丁古云听了，张开口哈哈大笑。陈东圃笑道：“倒不是言过其实。艺夫在身后就说了好几回。他说丁先生说话总是义正辞严的，他的行为，丁先生不会谅解。因之在同桌吃饭的时候，他最怕谈话谈到女人问题上去。那时，你当了许多的人面指斥他起来，他真觉面子上有点混不过去。”丁古云听了这话，立刻收起笑容，将脸色一沉道：“并非我矫情，说是这年月就根本不许谈恋爱。可是艺夫这行为，实在不对。第一，女方是他的学生，师生恋爱，有丧师道尊严。第二，女方是

有夫之妇，无端破坏人家家庭，破坏女子的贞操，损人利己。第三，他自有太太，把太太丢在沦陷区，生死莫测，他都不问，而自己却又爱上了别人，良心上说不过去。乱世男女，根本我还不拿法律责备他。第四才谈到抗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任什么干得起劲，只是沉醉在爱人的怀抱里。倘若知识分子全都像他，我们中国，还谈什么抗战？还谈什么抗战？”他说得高兴了，声音特别提高，几乎这全部寄宿舍，都可把他声浪传到。老远的有一阵高跟鞋声响了过来。陈东圃伸头望了一望，向王美今摇了两摇手，他由芭蕉树下，迎着出去了。丁古云淡笑道：“准是那位夏女士来了。”王美今低声笑道：“老先生，你眼不见为净吧。我得着一个机会，我一定和老田说。以后他们还要谈恋爱的话，可以另找地方去嘀咕。”丁古云手摸了长胡子，微微的摆了两摇头。因道：“并非我喜欢干预人家的事，实在因为这件事，太让人看不下去。她的丈夫，也算是我一个学生。我应当和我那位学生，打一点抱不平。”王美今笑道：“我又要说一句你老兄反对的话了。在现时这离乱年中，女人找男人很容易，男人找女人也不难。你怕你高足失落了这位夏女士，他不能另寻一个对象吗？”丁古云微微摆着头，连身体也有些摇撼。然后他哼了道：“得鹿不免是祸，失马焉知非福？像夏女士这般人物，得失之间，真谈不到什么悲欢。”王美今站近一步，低声笑道：“说低一点吧。人家可进来了。”丁古云道：“我也不怕她听见。”王美今觉得这位丁先生有点儿蹩扭，越说他越来劲，只得含着笑不作声，就在这时，一阵皮鞋踏着地板响，他们所论到的那位田艺夫先生，穿了一套紧俏挺刮的西服走了进来。手里提了一只拴绳的白铁盒子高高提起，向丁古云点个头笑道：“丁先生，我这里有一盒杭州真